

趣繪人生

江小A的童心世界

文——游淳詔 研究典藏組
攝影——王麗茵



江小A在不斷地嘗試融合東西方畫法後，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專屬風格。於是，很開心能夠看到《河童禮》中的溪邊石塊及《雪地和雪泥》的樹林、河流，融合中國國畫的皴、擦、點、染筆法和乾、濕、濃、淡、虛、實的技法，在西方的寫實畫法中融入東方的寫意畫風，可見在創作的路上，她積極探索自己的可能性，朝著成為一位具自我風格的插畫家邁進。

繁雜街區裡的粉黃老屋

那日在濛濛細雨中，走過一條曲折的小巷弄，在最旁邊的角落，站著一棟外牆粉黃色的老屋，這就是江蕙如（江小A）的工作室，尋覓的過程就像是跟著一蹦一跳的彼得兔穿越過森林小徑，回到溫暖的家。

一見到江蕙如，就被她臉上掛著的溫暖笑容融化了，她熱情招呼著，邊說稱她小A就可以了，邊準備著招待的茶水，也見識到她泡咖啡時的專注神情和不輸給專業咖啡師的架式。她笑著說，每天到工作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當貓奴，接著就是幫自己泡杯咖啡，這樣才算是一天的開始，如果缺了一個環節，就會覺得全身不對勁，失去工作的動力，而咖啡對她來說，就像是工作時需要的能量來源。

一切準備就緒後，江小A領著我們上樓，來到她的個人工作室，站在門口向內看，右手邊有一整面貼著《河童禮》圖稿的牆壁，牆上靠著一面全身鏡，房內的書櫃上擺放著許多藝術類書籍，角落內側是一張非常高的桌子和椅子，還有離工作桌有段距離的一臺電腦螢幕和筆記型電腦。工作桌旁的小凳子上放著一盆綠色植物，地上放著貓咪「噹噹」的飼料和水盆，房間向外的門邊放著一個小巧的水族箱，裡面的小魚正隨意游動著，推門向外就是一個大陽臺，整個工作室的顏色就像是淡淡的色鉛筆塗鴉，但卻流露出濃厚的溫馨氣息，也像是江小A所傳達出來的溫暖感受，這種暖暖的情緒流動也能輕易地在她的作品中發現。

看著超過江小A半身高的桌椅，不禁納悶這樣該



如何工作時，她像是看穿內心疑惑似的，便開口說，其實她現在都是站著工作，椅子只是提供她站累時可稍作休息之用。因為之前一直維持坐姿繪圖，長期累積下來，脊椎已不堪負荷，所以只能選擇以站立的方式工作，避免再增加脊椎的負擔，這也算是種職業傷害吧！江小A邊解釋也親自示範如何站著繪圖，看她熟練地切換不同的電腦螢幕，邊使用手繪板繪製圖像，她說因為現在習慣以電腦進行創作，所以一臺螢幕主要是開啟繪圖軟體進行創作，而另一臺筆記型電腦則是用來查詢繪圖時所需的參考資料。

貼滿一整面牆壁的禮物

我們好奇的眼神被一整面貼著《河童禮》圖稿的牆壁吸引了！江小A微笑地說出為甚麼會將圖稿貼滿整面牆壁的理由。原來是，在進行繪本創作時，她會根據文字內容畫出適合的圖像，繪製完成後為了確認每個繪製頁面的顏色色調、主人翁形象、故事走向等，為避免出現前後不協調的情況，才會將繪製完成後的草稿輸出，張貼在牆壁上，方便進行比對、確認



江小A述說《河童禮》的創作過程。

和修正。看著牆壁上的圖稿，雖然還未搭配文字，但已經具有滲透人心的力量，讓觀看者即使只看著圖樣，也能夠說出屬於每個人的心裡故事。

江小A說著創作《河童禮》時發生的小故事，她為了創作繪本，特地拜訪作者傅林統先生，聽著原作者說故事，就像聽《河童禮》中的爺爺說故事，邊聽邊在腦中模擬畫面。過程中，她和傅林統先生針對人物細節進行確認，例如那年代的小女孩穿著樣式，先前查詢得到的資料是下半身穿著制服裙，但和傅林統先生詢問後得到的回覆，是類似燈籠短褲樣式的裝扮，整體穿著就像《螢火蟲之墓》裡面的小妹妹一樣。

在《河童禮》的創作歷程中，江小A說她花費許多時間在考據上，不僅是服裝、人物肢體，還要讀歷史和地理，例如繪本中有關桃園大漢溪上游發源地的河川名和它們的地理位置，她說求學時期從沒聽老師在課堂上說起，以前所讀的課本裡也沒提過，對她來說，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。除了資料的考據，在構成繪圖的元素，江小A也參考了來自父親的童年記



江小A的工作情形。

憶，她常聽父親提起小時候在宜蘭生活的點點滴滴，放學後在家門前的野溪裡撈魚抓蝦，清澈見底的河水是孩子們最愛的天然遊樂場。江小A從兩位長輩的故事裡，逐漸拼湊出那時代的生活景象，透過她的畫筆，重現那自在悠哉的鄉村景致。

全視線的動物擬人化

這時「噹噹」突然默默地出現在腳邊，將我們從日治時期的《河童禮》拉回到另一本江小A的創作——《雪地和雪泥》，這兩本完全不同的繪本，一本是述說童年時光的《河童禮》，另一本則是描述動物之間的深厚友情。江小A說，從小就覺得自己所見到的任何動物都是人，存在著不同的個性，有各式各樣的情感，對所處的環境會有許多疑問。因此當她在創作《雪地和雪泥》時，會想像自己是雪地或是雪泥，朝著鏡子模擬姿勢，再對照自己在鏡子裡的影像進行創作，她笑著說畫完《雪地和雪泥》後，自己的手已經能配合各種需求，扭出不同姿態。

動物對江小A來說，並不陌生，可以說是非常親暱的朋友和家人，她從小就生活在被動物包圍環境裡，兔子、貓咪、魚都曾在她的生命歷程中留下記憶。粉黃色的老屋旁有一座父親自行建造的魚池，裡面飼養著四、五隻壯碩的錦鯉，她說小時候家裡還有另一個魚缸，裡面養著兩隻金魚，常在放學回到家後，放下書包就往魚缸奔去，純真的她認為金魚是在海裡生活的魚類，為了讓兩隻金魚回到大海時能適應海洋的潮汐，她擺動著小手在魚缸內自製波浪機，一邊唱著「白浪滔滔我不怕」，自行訓練兩隻小金魚，兩隻小魚也在這一波波的浪潮裡載浮載沉，有時還因

此跳出魚缸自求了斷，但都被她救起放回魚缸。這兩隻金魚的生命，卻未斷送在她手裡，而是有次江小A的父親在清洗魚缸時，將兩隻金魚暫時放到屋外的魚池，想當然爾，兩隻小魚的下場就是淪為錦鯉們的點心，這件事讓她難過了非常久。

所以《雪地和雪泥》的創作和《河童禮》比較之下，可以說是相對輕鬆許多，也因為常對所有動物進行擬人化，江小A自嘲自己就像長不大的小孩，永遠用孩子的眼睛看身邊的世界，但這也是她能從事插畫創作的天分吧！

探索創造個人獨特風格

江小A曾任職於《天下雜誌》，是位專職的美編，作品散見於《天下雜誌》的系列刊物中，如《小天下》、《天下雜誌》、《親子天下》等，創作範圍廣泛，財經、健康、兒童、親子都是她的工作範疇，但隨著需繪製的工作項目越來越繁雜，題材的範圍變廣了，但創作的深度卻明顯降低許多，她發現自己的不足。原本以西洋美術為主要創作的她，想到了曾經學過的傳統國畫，潑墨山水的意境，也許能幫助她突破瓶頸，開啟一片新天地。

在求學時期，沉浸在美術的養成教育中，奠定她繪畫的基本功。任職雜誌出版業期間受到的磨練，更加增進她的基本功和溝通能力，例如輸出草稿圖樣，方便後續比對，更加拓展自己創作的範圍廣度，提升抗壓力，這都是任職於出版業時獲得的經驗。這些經歷也成為江小A創作的養分，在不斷精益求精的創作路，獲得來自各方的幫助，離開雜誌出版業後，終於在2013年完成第一本獨自創作的繪本——《太陽的



神奇力量》，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契機，也是一個全新的體驗。在此之前從未有過自己獨力創作一本書的機會，而第一次的成果頗受好評，這對她而言無疑是個定心丸，亦更加確定自己的方向。

江小A在不斷地嘗試融合東西方畫法後，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專屬風格。於是，很開心能夠看到《河童禮》中的溪邊石塊，以及《雪地和雪泥》的樹林、河流，融合中國國畫的皴、擦、點、染筆法和乾、濕、濃、淡、虛、實的技法，在西方的寫實畫法中融入東方的寫意畫風，可見在創作的路上，她積極探索自己的可能性，朝著成為一位具自我風格的插畫家邁進。



第一本自己獨力完成的作品《太陽的神奇力量》。



江小A獨具紀念意義的簽名。

訪談小插曲

一見面，江小A就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分享一個小故事。她說總是有人問起，為什麼妳的簽名不是本名江蕙如，也不是筆名江小A，而是一隻兔子加上Ball的英文呢？她說這是為了紀念她養的第一隻兔子「球球」（江小A用很可愛的發音念著）。「球球」是她用存了很久的零用錢在夜市買回來的兔子，剛帶回來的時候，全身圓滾滾的就像一顆小球，所以命名為「球球」。她還記得那一天為了整理房間，所以暫時將「球球」移往房外的陽台，因為冬天的太陽照得人暖呼呼地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，矇矓中聽到刺耳的吱叫聲，她不以為意，認為是窗外鳥兒們的吵鬧叫聲，沒想到聲音越來越急促，她猛然驚醒，心想該不會是「球球」吧！奔到陽台一看，發現「球球」正不斷地抽搐著，水也無法喝下，緊急帶往醫院，才知道是在戶外待太久，未及時補充飲水，導致「熱痙攣」，可惜發現的時間太晚，已經回天乏術。因為是自己的疏忽，害「球球」白白喪送性命，所以江小A決定將自己的簽名，畫成兔子並附上「球球」的英文，做為永遠的紀念。

臺日交流 文學特展

巡り合いの輝き
台日交流文学特別展

2016

02.04 — 11.27

展覽地點 / 國立臺灣文學館展覽室D

相遇時
互放的光亮



展覽總說

自古以來，臺灣與日本多次相遇。接觸時，相刺激、競合，互放光亮，有時單方耀眼奪目，有時相互輝映。本展將呈現互放光亮下，激盪、顯影的臺日文學、文化。

早期雙方曾因船難漂流，意外相遇。1895年起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，臺灣本土文化與強勢的日本殖民者文化相互接觸，每個人都能強烈感受異同的衝擊，而產生排擠、競合、交流等現象。1945年戰爭結束後，臺日雙方地位趨於平等。歷經時代更迭，臺日都朝向政治民主化及多元文化發展，加上往昔的特殊歷史，促使雙方交流更顯複雜、頻繁且獨特、豐富的景象。

指導單位



主辦單位



看看

彼此凝視・相互形塑

臺灣、日本隔海遙遙相望，雙方的人民在文字未及記錄的時期，就有過各種形式的交流，不過若是史冊可稽者，迄今則有四百餘年。在這期間的兩國人民透過文字形塑彼此，各個時期的人們留下了不同形式與內容的紀錄，日本人對於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，臺灣人對於日本來臺的官員與平民，都有過各種不同的描述。異民族的紀錄就如同鏡中的影像，臺日雙方都可透過對方的書寫認識自我、了解自己的特質所在，並各自形成不同的想像，當然這紀錄也可能如同鏡像般被扭曲、誤現。本區展品包括文學家所創作的詩歌與小說，也有船長、政治家、人類學家等所寫下的散文作品，有真實也有虛構，有讚揚也有諷刺，有愛戀也有感傷，面向十分多元，內容更是多姿。



1



2



3

1 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
チヨブラン島之記》

2 《華麗島的冒險》

3 呂赫若《清秋》

想想

臺日競合場上的小步舞曲

1895年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，人民的生活從語言、生活到教育、經濟體系等，進入日本殖民近代化。臺灣人從面對日常物質的改變，到精神上產生的矛盾、轉變，以致必須顛覆習慣、宗教等。面對種種殖民政策，如「內地延長主義」其實是內地不延長、同化政策是日臺不同調，臺灣人被迫接受。1920年代知識大爆炸衝擊臺灣知識分子，興起文學、政治運動，人民走向蔡培火所述「臺灣乃帝國的臺灣，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」，反映在文學或政治社會的競合場，臺日間存在階級、身份差異，對視彼此腳尖，跳著小步舞曲，步伐有競有合。臺灣作家勇於挑戰，追求新興思潮，而在臺日本人也為臺灣文學的發展創發出不同的風景。此區以「想想」為題，呈現臺日文學之間的思潮交會、思想衝突以及運動的競合。



《臺灣民報》創刊號



吳新榮《震瀛自傳》
第一冊



《臺灣藝術》創刊號



平澤丁東《臺灣の歌
謠集と名著物語》

戀戀

生活交融與情感匯流

百餘年來，親近的地緣關係與複雜的歷史因緣，在時空的經緯交錯下，臺日始終維繫深厚羈絆。日本曾在某段時間軸線上，高壓殖民，對臺灣造成傷害；然而，除了政治體制的管控，亦有政治菁英和知識分子在時代浪潮上的思想拉鋸與迎對、抵抗或接受。此外，普羅大眾生活常軌中的常民文化元素，例如語言風俗、流行娛樂等的交互影響，經歲月淘洗和濡染，如何成為生命記憶和成長經驗的一部分，或許也是思考、看待臺日交流互動更基本的立足點。本區試從感性與溫情的角度切入，聚焦「臺日的生活交融與情感匯流」，剖析文化交流如何深入雙方社會的肌理，又如何以充滿溫度的方式銘刻於生活場域。通過文學書寫、行旅踏察紀錄，讓我們一同探看跌宕起伏的時代浪潮中，兩地人民開鑿的這條情感之河，沿途旖旎的風光景緻。



1



2



3

1 歐陽菲菲《雨的御堂筋》
(雨中徘徊)

2 林文月《京都一年》

3 佐藤春夫《殖民地之旅》